

近得一本薄薄的《西厢记连环图画》，小32开本，正文只有62页，署“胡考 曹聚仁合著”，1935年5月上海千秋出版社初版。书中收录漫画家胡考(1912—1994)所绘《西厢记》人物画三十幅，每幅配以曹聚仁选录的一小段文字说明，分别“剪取”自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董西厢》)和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王西厢》)，一页画一页文字，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扉页之后，有一单页印了一段话，题作《鲁迅先生的话》，照录如下：

胡考先生的画，除这回的《西厢》外，我还见过两种，即《尤三姐》及《芒种》之所载。神情生动，线条也很精练，但因用器械，所以往往也显着不自由，就是线有时不听心意的指使。《西厢》画得很好，可以发表，因为这和《尤三姐》是正合于他的笔法的题材。不过我想他如用这画法于攻打偶像，使之漫画化，就更有意义而且路也更开阔。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这段话似序言不是序言，不是序言又似代序言，果真是鲁迅说的话吗，鲁迅在什么地方说的？尽管胡考与鲁迅并无直接交往，但曹聚仁与鲁迅关系密切，保存下来的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就有26通之多。那么，鲁迅这段话是否与此书作者之一的曹聚仁直接相关呢？

经查，这段话确实引自鲁迅1935年3月29日致曹聚仁的信，一字不差。这段话最后一句“不知先生以为何如”中的“先生”，正是指曹聚仁。而在这段话之后，鲁迅在这封信中还写了一句话：“原稿当于还徐先生文稿时，一并归还。”据《鲁迅全集》的注释，“原稿”即指胡考这部《西厢记》画稿，而“徐先生文稿”则指曹聚仁友人徐懋庸的《打杂集》书稿。

再查鲁迅日记和其他书信，1935年3月26日日云：“得徐懋庸信并稿。”3月29日日云：“上午得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夜复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到了4月1日，鲁迅再致徐懋庸信云：“所谓序文，算是做好了，今寄上……原稿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乞持以往取，认钱不认人，谁都可以去的，不必一定亲自出马也。那包里面，有画稿一小本，请转交曹先生。”

由此可作如下的归纳：1935年3月26日，徐懋庸寄《打杂集》书稿给鲁迅求序，3月29日曹聚仁寄《西厢记连环图画》稿给鲁迅，本意或也在求序。鲁迅当晚即回信曹聚仁，对《西厢记》画稿发表了看法，并表示待寄还徐懋庸书稿时，一并寄还《西厢记》画稿。到了4月1日，鲁迅完成了《打杂集》序，马上致信徐懋庸，请他到内山书店取回书稿和序文，同时告诉徐，《西厢记》画稿也放在《打杂集》书稿包里，托他转交曹聚仁。曹聚仁收到画稿后，就退而求其次，从鲁迅3月29日回信中摘取了上引这段话，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题付梓了。

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原来《西厢记连环图画》的问世，涉及鲁迅、胡考、曹聚仁和徐懋庸四位。鲁迅对这部画稿的评价不低，同时也对作者提出了新的期望。而曹聚仁把鲁迅信中的话公开，鲁迅是否知道，已不可考。鲁迅写给他人的书信，在鲁迅生前就公之于世，除了致许广平的《两地书》，这段话大概是唯一的一例了。

婚后一年，似乎还没好好享受二人世界，一对双胞胎小兄妹的降临，骤然打破了生活的安逸。远在外地的爷爷得知后，来信说：“一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孩子，让我一合上眼睛就能看到。”担心奶水不够吃，还托人给我捎来钱。的确，那一年，我24岁，虽已成年，但一切犹如一场梦，感觉那么虚幻。

嗷嗷待哺的两个小不点儿躺在面前，不容我再沉浸在任何梦中，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咬牙挑起这份重担和责任。“夜猫子”的习性说改就改了，睡懒觉的毛病也得不偿失，每天两个精力过剩的小不点儿都争当早睡早起的“劳模”，永远有洗不完的尿布、做不完的家务，我只好拿出全部精力，呵护着两个幼小而鲜活的生命。儿子会翻身了，女儿出牙了，儿子会坐了，女儿会爬了……他们的每一点成长，都会给我带来愉悦与惊喜。从兄妹俩的呱呱坠地、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我深深体验到新生命的成长是怎样的郑重与艰辛。

终于熬到他们会坐了，我和胖先生推着婴儿车出去散步，听他俩面对面“哼哼哈哈”认真地“交流”，心里升起幸福和甜蜜；可过不了一会儿，他俩“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儿子失去了哥哥的风度，依仗自己

人生常倒叙 马尚龙

如果用戏剧来形容，人的一生常常是倒叙的，是先有结局再有漫漫人生，结局早就设置，只是看戏人不明白。

电视剧《风筝》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影子”韩冰问“风筝”郑耀先：“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影子”心里倒叙着“风筝”的过往。没有这个结局，就不会有《风筝》这部戏了。

俗常生活的倒叙更多。一个学生走进高考考场，所有的答案都已锁在了保险箱里，考生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符合答案，而不是创造答案。成绩好的学生，一走出考场，就知道自己哪些题目错了，成绩差的学生，永远不知道错在哪里，直至看到自己考分前，都以为自己考得很好。

一个女人怀孕，当她向医生打听胎儿性别被拒绝时，其实这个胎儿的性别在精子卵子结合的一瞬间，已经形成；若是胎儿有先知先觉，可能就会说，你可以来问我呀。

不仅仅是性别，也包括这个孩子将来的长相、体质、智商、特长、性格的档案也同时建立了。在同等的生活环境条件下，人一生的成败得失，大多可以在自己的生命档案中找到答案。所谓“三岁看到老”，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平日常点点滴滴的做派，有一天恰好是和终极答案吻合。

以前小孩子玩一种最简单的扑克游戏，叫作“捉对”。一副牌的一半是底牌，一半拿在手里，将台上的底牌依次翻开，如果和手中的第一张牌相同，就是捉对了，看谁第一个将手中的牌全部捉对。人的一生很像是把一张张扑克牌底牌翻过来，和自

己手中的牌吻合。这些年，我常常参加国画大师戴敦邦先生的文化活动，时而还一起喝喝小老酒。戴老70岁时，眼疾导致一眼失明。当时医生警告，必须保护好另一眼，若保护不好，10年左右也可能失明。

我没问过戴老当时是不是怕过，应该怕的吧。一个画家一眼失明已是巨大伤害，两眼失明，何以作画？大约戴老当时也是遵医嘱好好保护眼睛的。不过一段时间后，戴老忽然想到，眼睛保护好了却没有作画，和双眼失明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不再听医生的话，“横竖横，拆牛棚”，一心要在另一眼失明前，不留下画家的遗憾。十几年过去，“独眼”的戴老，巨作连连。他常常笑说，还好没听医生的话，否则眼睛没瞎，画一张也没画，白白保护眼睛了。这就是倒叙的有趣。

戴老86岁，长我近20岁，至今还可以白酒抿抿。酒不是保健品，却是体健的标杆。我很难想象20年后我也还可以二三两抿，可以倒叙地说说酒的怡情。

从戴老联想到上海一代文化人的几十年风采，也像是倒叙一样。很是机缘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踏入了文化单位，近距离看到诸多文化大家和青年才俊。尤其是青年才俊，奔跑在上海文化界的第一方阵。他们或倜傥潇洒，或清高傲气，或平顺亲和，心底目标皆很远大。几十年过后，当年的青年才俊也有各自的倒叙。他们或浓或淡，或高或低，或荣或衰……后来发现大多数人的走向，和

前一阵，王昊参与了音乐剧《爱情神话》的演出——相比“王昊”这个本名，乐迷们更喜欢叫他“王厂长”。45岁的“上海小囡”为自己的家乡，在舞台上唱着、跳着、开心！从鲜衣怒马的少年到淡定从容的中年，上海是他长大成人的所在，承载着他所有的情怀。

在《爱情神话》演出前，王昊在第31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上刚刚拿了个奖——“本地杰出歌手”。尽管，这几十年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王昊凭借对音乐的一腔“痴情”，为了梦想坚持到底。这个奖是对他作为歌手，坚持为上海歌唱的褒奖。

出生在离文化广场一公里以外的地方，王昊看着它从剧场变成临时证券交易场所、精文兴市，又变成上海第二中学。附近的复兴公园，从他出生起，外公外婆就经常带着他去感受鸟语花香。回到家里，外公会唱着《打靶归来》《游击队之歌》，给他讲“英雄事迹”。陕西南路对马路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他的母校，跨过去再往里走一条街是他的中学上海市第二中学，再过去两条街是他读的上海音乐学院……童年，有着闪闪发光的日子。

他从小喜欢看《新民晚报》，喜欢夜光杯上的文章，写的大多是身边人的动人故事。这让他喜欢每时每刻地观察这座城市的人和生，把故事写下来、唱出来。很多人认识“王厂长”，是因为十几年前，“王厂长”将《圣斗士星矢》主题曲用上海话翻唱成《沃脚水么烧》并发布到网上。那首歌用上海话唱出上海人的生活，妈妈为了省点水费，让小朋友“面孔汰好，再拿

的一次，这个皮质的行李箱就是他当年出国时使用的，正是其外交生涯的见证物。这次出访金仲华是团长，他率领由88人组成的中国艺术团，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荷兰等6个国家的21个城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术团第一次出访欧洲。这次外事活动，不仅展现了金仲华的外交才能，还充分体现了他两袖清风、节俭朴素的作风。

当他回到上海后，司机来接他回家，看见别人都是大包小包地购买了各国商品，他却仍然只是拎着一只箱子，不禁伸出大拇指，感叹道：“金市长，您出国时是这一只箱子，回国时仍然是这一只箱子！”朴素直白的话语，表达的是身边工作人员对金仲华的敬佩之情。

黄叶舞翩跹，清香满小园。每中秋，金镜娟娟。寂寞嫦娥思故里，抛桂子，遍山川。花簇万颗连，情深色不鲜。此仙葩，疏漏名篇。扶起灵均江底魄，补一笔，了心源。

他们几十年前的许多做派为人格局，总是有莫名其妙的关联。每个剑侠，在他们剑尚未出鞘的扬眉之际，已经决定了几十年后的“江湖地位”。常有人会议论，某某当时就和别人不一样，某某一看就是怎么的料。有褒贬，有感叹，有唏嘘，都是倒叙的格式。许多事情，只有拿着有结果的报告，才会对过程恍然大悟。

每个人都想尽可能知晓自己的终极底牌，但是真要是提前知道终极底牌，少了苦恼，也少了乐趣，更少了传奇。中国两次申奥都有电视直播，揭晓之前，申办成员眼睛睁得很大，其实那个答案已经在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西装里了。惟其不知道结局，才会有申办失败的沮丧和申办成功的激越。

美国电影《返老还童》讲述的是一个从老到小的故事，也就是从终极答案开始倒叙。答案成了谜面，但是人生依旧布满问号。就像片中的本杰明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依只脚往里泡”，算是现实主义题材。泰康路288号驻场，“王厂长”爱和大家聊天，每天遇到不同的观众、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新闻时事，在聊家常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观点、对音乐的看法、对城市的热恋爱聊在一起。后来，他又用歌曲《巴拿马排》向网红奶茶排队三小时发出灵魂拷问，用《卢湾恋曲》记录他经历的城市变迁，对上海的深情与留恋；也为交通安全谱写公益歌曲《做一个可爱的上海人》，网友戏称“王厂长”的音乐“有毒”，听过一次就“上头”，脑内无限循环。还有《青春不该躲在幕后》《早安午安晚安 泰康路》《我一直站在你离开的地方》等作品，唱不尽对平凡而美好生活的热爱，对好友和家人默默支持的感激，以及对自己初心不改的敬礼。

除了在歌声里表达自己对上海的爱，在生活中，“王厂长”还被誉上海的“热心市民”。有一次，大雨，他骑摩托车看到路上有个窨井盖没有盖，自己也搬不动，把摩托车挡在坑前，防止其他车辆发生危险，他就站在雨中等交警；还有一次，半夜他在路上看到一辆渣土车向河道里倾倒渣土，立刻拍下证据，并上前阻止，他拍的视频还上了电视新闻；更有一次，他去朋友家吃饭，结果遇到火灾，立刻帮忙疏散……

家人生病的那些日子，他经历了生命的历练，他写下了《爱是免疫力》。英雄，就是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王厂长”说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刚开始，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希望为故乡歌唱。

人生行路再远，也要记得“永远二十二”——那份启航时的心情。

金仲华的出国行李箱

夏春锦

在浙江桐乡的金仲华纪念馆二楼的展柜中有一个皮质的行李箱特别引人注目，这是2019年金仲华纪念馆因迁建而重新布展时，金仲华长女金立勤所捐赠的其父生前遗物。

金仲华不仅是我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先驱者，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杰出的人民外交家。他长期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及上海分会主席，为促进世界和平、拓展新中国外交舞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据统计，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金仲华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相关的出国访问就多达14次。其中1964年2月至7月的欧洲之行是其外交生涯中持续时间最长

峻岭图 (中国水墨) 庄木弟



鲁迅与《西厢记连环图画》

陈子善

在这段话之后，鲁迅在这封信中还写了一句话：“原稿当于还徐先生文稿时，一并归还。”据《鲁迅全集》的注释，“原稿”即指胡考这部《西厢记》画稿，而“徐先生文稿”则指曹聚仁友人徐懋庸的《打杂集》书稿。

再查鲁迅日记和其他书信，1935年3月26日日云：“得徐懋庸信并稿。”3月29日日云：“上午得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夜复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到了4月1日，鲁迅再致徐懋庸信云：“所谓序文，算是做好了，今寄上……原稿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乞持以往取，认钱不认人，谁都可以去的，不必一定亲自出马也。那包里面，有画稿一小本，请转交曹先生。”

由此可作如下的归纳：1935年3月26日，徐懋庸寄《打杂集》书稿给鲁迅求序，3月29日曹聚仁寄《西厢记连环图画》稿给鲁迅，本意或也在求序。鲁迅当晚即回信曹聚仁，对《西厢记》画稿发表了看法，并表示待寄还徐懋庸书稿时，一并寄还《西厢记》画稿。到了4月1日，鲁迅完成了《打杂集》序，马上致信徐懋庸，请他到内山书店取回书稿和序文，同时告诉徐，《西厢记》画稿也放在《打杂集》书稿包里，托他转交曹聚仁。曹聚仁收到画稿后，就退而求其次，从鲁迅3月29日回信中摘取了上引这段话，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题付梓了。

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原来《西厢记连环图画》的问世，涉及鲁迅、胡考、曹聚仁和徐懋庸四位。鲁迅对这部画稿的评价不低，同时也对作者提出了新的期望。而曹聚仁把鲁迅信中的话公开，鲁迅是否知道，已不可考。鲁迅写给他人的书信，在鲁迅生前就公之于世，除了致许广平的《两地书》，这段话大概是唯一的一例了。

力气大，抢走妹妹的玩具；女儿也没了淑女风范，打不过哥哥，心里又愤愤难平，趁其不备，照准他的小胖手狠狠咬上一口，或在脸上挠一把。不友好的两个小不点儿自然不肯再相互面对，都是满腹委屈，哭着举起小手要人抱。我和胖先生一人抱起一个，哪料谁跟着爸爸，就好像谁吃了天大的亏，扭着

辛苦与幸福一起飞

张菱儿

身子哭得惊天动地般响亮。我只好接过来，像个大力士，一只胳膊抱着一个摇摇晃晃向前走，胖先生拉着空车，一脸无辜地跟在身后。

感谢生活的厚爱，如今，那些逝去的日子变成一首首诗、一篇篇散文、一本本书，摆在我的案前，摆在我的书架上，让我心怀感恩，时时回忆，时时念想。

十日谈

一夜长大 责编:殷健灵